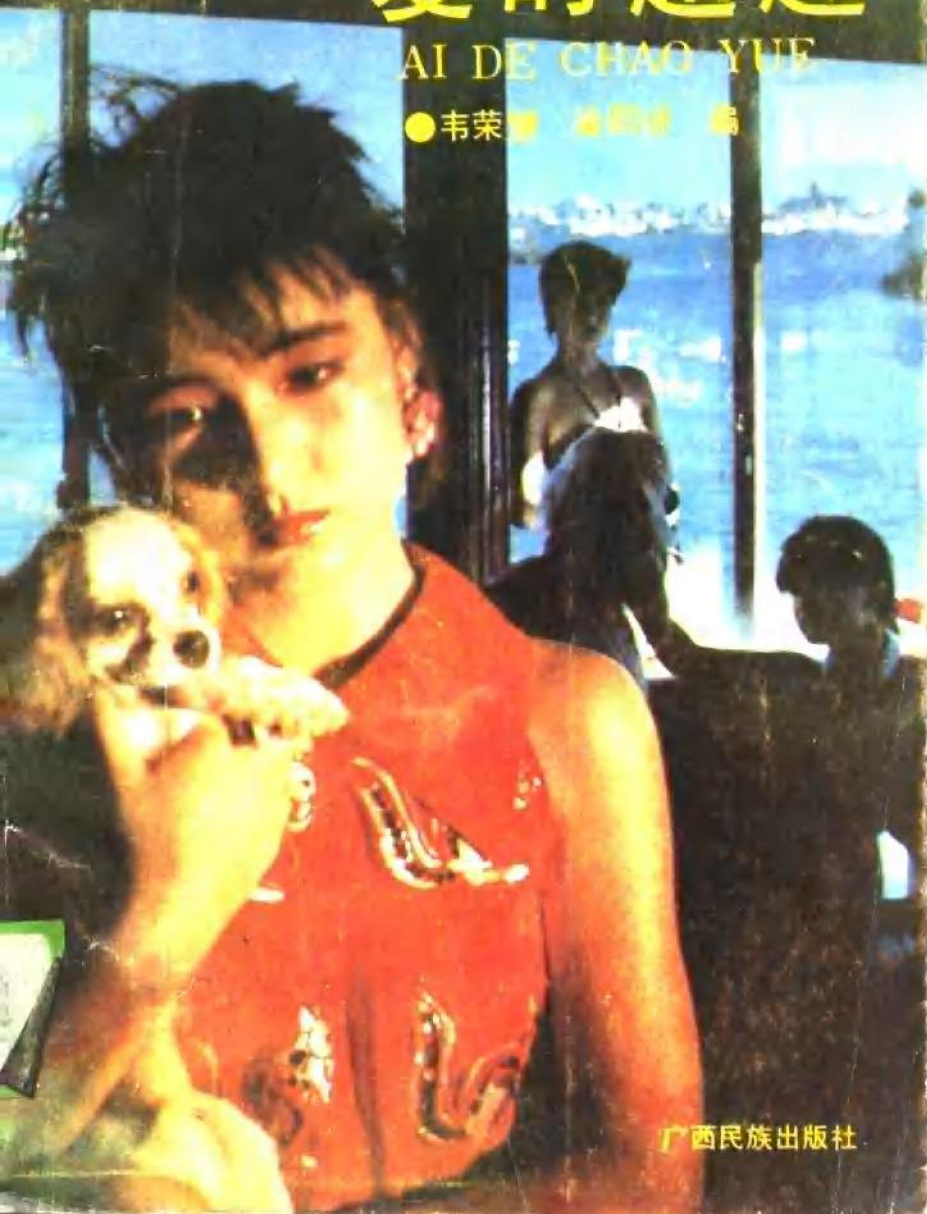


爱的超越

AI DE CHAO YUE

● 韦荣 著 凌晓 编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爱的超越

韦荣慧 梁阿舒 编

*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新城区印刷装订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13.75印张 270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500册

ISBN 7-5363-0564-8/1·125 定价：3.95元

目 录

白 渦·····	刘 恒 (1)
家庭奏鸣曲·····	叶 辛 (97)
旋转餐厅·····	苏叔阳 (255)
给你一块奶酪嚼·····	尕藏才旦 (367)

白 渦

刘 恒

—

青龙观饭店周围是一大片菜地。透过二楼会议厅的窗口可以看到菜地的尽头，那里有一条公路在七月的烈日下闪闪发光。

周兆路的声音消失了。他听到了空调机轻微的音响，听众后面有人咳嗽，这人一直在咳嗽，咳得他的嗓子也跟着痒痒，论文几乎读不下去。

“谢谢大家！”

他离开讲台走向自己的沙发椅。掌声有点儿冷淡，直到他意外地在录音机导线上绊了一下，干巴巴的掌声才突然热烈起来，但又立即平息了。他倒并不怎样狼狈。

“谢谢！”

他平静地边走边点头，平静地坐下来。当人们不再注意他的时候，他的脸才略略泛红，嘴角沮丧地耷拉下去。公路上一辆鲜艳的小轿车在爬，象一只肥胖的虫子。

学术报告会有点儿不伦不类。他原以为规格较高的，来

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，尽是不认识的面孔，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药工和一些官气十足的制药厂厂长之类的人物。对牛弹琴，好好的论文算是白糟踏了一场。

跟在他后面发言的是同仁堂一个老药工，满口京腔生动极了，早年的学徒经历引来阵阵笑声。周兆路感到自己受了侮辱，但两只手没有忘了响应别人的掌声，他在任何场合都不是一个高傲的人。

他从来不知道这个市里有个中药协会。两个星期前他收到一封短信，被告知他是这个协会的理事了。紧跟着又接到一个电话，让他准备一篇发言，与中药有关的。要不是手边恰巧有这方面的论文，如此乏味的会议本可以避开的。他屡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会议拉去壮门面，起初欣然醉然，现在越来越感到不值当。中医研究院研究员的牌子，被人廉价利用了。他是气功协会、中西医交流协会等等五六个协会的会员，如今又冒出个市级中药协会，将来哪个热心人操办柴胡协会、甘草协会恐怕也免不了拉他入伙。他为人谨慎，但让人随便扣上一顶又一顶破帽子，毕竟不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有一顶皇冠足够了，全国中医学会的委员资格在职称评定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，但这种美妙的因果效应一生中难得遇见，这种机会当然应该牢牢抓住。他只有四十四岁，机遇的大门远远没有关闭，看来最要紧的还是在于识别，要认清隐藏在事情背后的意义。

他鼓掌微笑。他什么没有听见。他打开瓷杯，空杯里有一撮茶叶。花茶，几朵干瘪的白花黄惨惨显得肮脏。他把它扣在一张废纸上，取出随身携带的信封，里面是远在福建的老母亲给他寄来的红茶。他只喝红茶。家乡山岭上遍布茶

林，他在崎岖的上学路上跋涉，肚里晃荡的是一碗碗温暖的红茶水。如今那一片山林留给他的痕迹，只有它了。他离不开它。他也不想改变它，象妻子那样去喝什么咖啡。她是上海人，生活却并不讲究，只是在饮食方面有一种出自本能的追时髦的欲望。好在他并不看重这一弱点，她是一个温顺的女人。他很爱她。对他这样循规蹈矩的人来说，自始至终爱一个女人并不困难，只要他打算担负起自己的责任。结婚近二十年来，他就是这么做的。他是一个好丈夫。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丈夫。

周兆路有点烦躁不安。讲台上有人在大谈某种制药工艺的改进，声音嗡嗡的象是回旋在一口菜缸里。太阳正悄悄西落，玻璃窗上的反光开始黯淡。公路上车辆如流，不一会儿又空荡无物，等半天才出现一堆缓慢蠕动的钢铁怪兽，象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。他喝了一口茶，味道好极了。

“味道好极了。”

这是女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是从电视广告中学来的。他讨厌一切广告，但女儿说什么都爱听。他有一儿一女。小玲和小磊。小磊上小学五年级，学习成绩不如姐姐，但性格很老成。

“姐姐不要人云亦云！”

“你懂什么叫人云亦云？！”

“爸爸妈妈快瞧，姐姐恼羞成怒了。”

这种早熟显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。他的孩子令他骄傲和愉快，他爱他们。是的，他爱自己的家庭，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改变这一点。他也不想改变！

会散了。周兆路伤感地从沙发上站起来。他找到会议主

持人，说不能参加晚宴家里有急事。他一再请求谅解，同时为自己的欺骗感到内疚。这是他今天以来第二次撒谎。早上他告诉妻子，会议晚上结束，晚饭不必等他。他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脸是否流露了一些痛苦的神情。即使流露了什么，妻子也不会察觉的。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怀疑，她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不信任么？

他是一个好丈夫。

走廊里有人拦住他，索要论文底稿。他犹豫不决，但很快就找到了借口：“我还要改一改，有几段论述不太清楚，拿不出手……”

对方是市里医药杂志的编辑，言辞恳切：“您要多支持我们呀！”

“改后看，改后看……”

他心里想的是，论文应当拿到中央级的大刊物上去发，那样影响会大一些。尊重别人是必要的，但更应当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。

“能不能改好我自己也没有信心，我对药学谈不上内行，出洋相就麻烦啦……”

对方有点儿失望，他只得用自嘲应付过去。他要了人家的通讯地址，答应以后联系。他样子很认真，好象认识对方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他不希望别人误解他。或者说，他正是需要某种误解，以便使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掩盖起来，甚至深藏到连自己也捉摸不清的地步。他希望在一切有关人的心目中，中医研究院年轻的研究员是个随和而谦虚的人。这种人比那些本领高强却性格怪癖的家伙更容易被别人接受，他在上大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了。

那个编辑果然十分高兴。周兆路还很少让人不高兴过。这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，他做起来更是轻车熟路。他和那人愉快地分了手，脸色顿时拉了下来。

他走进洗手间，利用解手的机会把钱夹里的那张小纸条又看了一遍。纸叠得很工整，但好半天扯不开，他的手指在哆嗦。那些字使他心烦意乱。他已经读过多遍，但每一次都象第一次读到一样，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。眼前一会儿昏天黑地，一会儿金光灿烂，还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使他处在这样不知所措的境地。纸条是前天在办公室写字台抽屉里发现的。抽屉锁着，但留有足可以塞进一张工作证的缝隙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缝隙成了如此神秘的信息通道。不是他的抽屉，而是他的思想遭到了侵犯。苦思一番之后，他毅然决定在这种大胆的进攻面前做出善意的反应，他要试探对手，但绝不会缴械投降。

他默记纸条末尾那行秀丽的小字：星期六晚上七点，东单十字路口西南角孙悟空金箍棒下等你。他乘车路过时见过那个广告牌。日本电器商借助神猴开辟中国市场，大概不会料到金箍棒竟如此自然而然地介入一个中国人的私生活。他讨厌广告。

离开青龙观饭店，乘半小时近郊车抵达城区边缘。从德胜门到中山公园，从中山公园到东单，上上下下用去一小时。走近广告牌是六点半钟。车上下班的人拥挤不堪，但行车速度并不象他预料的那么艰难。

太阳悬在西方，从长安街尽头窥视着匆匆涌动的车流人流。便道上无穷尽的男女来来往往，平庸的人堆里不时闪出被薄薄的纺织物包裹的年轻女子出众的肉体。没有人知道他

是谁，他可以随意地支配目光，去追逐他感兴趣的每一个人。这时候他是自由的，略微带点儿邪恶。他认识的那个人还没有来，腾云驾雾的孙行者下面是空旷的铁栅栏。

他在摊车上买了一个果仁面包，越过斑马线，躲到一家服装店的门后边悄悄地吃起来。脸朝着玻璃，吃得很小心，顾客在他身后蹭来蹭去，但没有人注意他。他偶然回头，在一面大镜子里突如其来地看见了自己，好象发现了一个跟踪者。他吓了一跳。

“这就是你么？”

他真年轻。头发眉毛漆黑，皮肤却细白，长方脸上的端正的五官，身材高矮适中而肚子一点不凸。妻子喜欢他的鼻子，这鼻子不象南方人那样扁平，而是有棱有角恰到好处地耸起来。此外，他还有一双地地道道的南方人的眼睛，大而明亮。这双眼睛正兴奋地注视着他，最后停留在他抓在手里的面包纸上。

他很少这样审视自己的身体。在华东医学院上学时他是个美男子，但那是很久远的事了。现在他的自我欣赏有点儿犹犹豫豫，他疑心这家商店的穿衣镜质量有问题，甚至隐藏了店方的花招儿：制造错觉以便把顾客引入歧途。他不想再受这面镜子的诱惑，但跨出店门时又忍不住看了一眼，那里面有个苍老、忧郁、慌慌张张的男人。他茫然若失。他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。他觉得自己正在堕落、即将堕落，或迟早要堕落，堕落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。

太阳没有了，天空还留着阳光。周兆路把面包纸扔进果皮箱后，一抬眼便看见了那个人。一身淡绿色的束腰连衣裙。一双雪白的高跟皮凉鞋。同样白的不及一本书大的小挎包。

一小片黑浪头似的卷发。两条亭亭玉立的长腿。她准时来了。

他迈下便道，下意识地避开车辆，哆哆嗦嗦地向对面走去。他表情矜持却止不住喃喃自语。一个骑车人恶毒地咒骂他，而广告牌下一个灿烂的微笑正朝他飞来。那是一颗致命的子弹，但他已经无法逃避了。

“她……真美！”

他在心底暗自呻吟。

二

他们握了手。与各自的心情相比，这种握手未免有点儿冷淡。她的手很小很硬，握起来不太舒服，好象攥住了一小块骨头。他的手却很软，而且过于湿润。他是一个喜欢出汗的男人。

“你吃过了？”他坦然寒暄。

“吃过了。你呢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

他们拉开一步的距离，沿着便道向南走。谁也没说上哪儿去，但两个人几乎同时在东单公园东门外放慢了脚步，互相看了一眼。他仍旧很坦然，他不知道这种坦然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。握手前的一瞬间，他本能地决定采取这种态度。他没有别的选择，这种幽会对他来说是太陌生了。

“进去坐坐？”她问。

“坐坐。”

椅子很多，大都空着。有人的长椅上坐着一些拥到一处

的年轻恋人或一些形单影只的孤单老者。他们和这些人不同，他们好长时间不知道应该坐在哪儿，哪儿都不合适。绕了大半个公园，周兆路首先下决心在一把绿椅上坐了下来。这里挨着路边，离大门也不远，眼前不时有人来去。他揣测她的本意是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。

“今天不太热。”她说。

“有风，挺凉快的。”

“会开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论文反应好么？”

“效果一般，不大对口儿。”

那张奇怪的条子把他们拉到这里来，但他们好象谁也不打算提它。周兆路盯着自己的两条腿。边儿上还有两条腿，修长、结实，光滑得出奇，潜伏着媚人的活力。他紧张得脊梁都皱了起来。但他不动声色。

他早就认识她，何止认识，他们是同一个研究室的同事。他是研究室的副主任，她是他的下属。她平时称呼他“您”或“周副主任”，气氛活跃时她叫他“老研”和“周公”等等有趣的绰号。她是那种泼泼辣辣，到哪儿都有人缘的女人。她一向快言快语，但是现在，她的寡言和沉静让他害怕，他喜欢她，喜欢她的人在研究院里不只他一个。但是这些喜欢她的容貌和个性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了解她。她是一个谜，也许，竟是一个陷阱。关键只在一点，他肯不肯跳下去。

起因并不是那个条子。两个月前，她拿着硕士论文来找他。这是答辩前的最后一次润色。他曾经给她出了很多主

意，也许是出了太多的主意。但他乐意这么做。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主任钱通奎老先生长期抱病，他可以独享这一雅致宁静的空间。她站在椅子旁边，一只手扶着椅背，一只手弯在写字台上。他起初有些局促不安，但走廊里寂静无声，他便接受了这一亲近的姿态。后来他想，他的沉默很象是一种鼓励。她的身体接触了他，他的背和肩膀一下子变得敏感，脑袋却沉得抬不起来。他忍耐着，若无其事地闪开了，直到她离开办公室，他都没有敢看她的眼睛。那天他下班很迟，一直靠在椅子上品尝自己的罪恶，估计同室的人走光了，他才贼一样溜出来。第二天同事们发觉他比往常严肃了许多，都不知为什么。在餐厅里，她嘻嘻哈哈地跟他开玩笑，好象什么也没发生。这倒提醒了他。过于严肃是不正常的。但他打不起嬉笑的兴致。时隔不久，在乘班车由北苑返回城区的路上，她又一次主动逼迫了他。仿佛很凑巧，她跟他坐在同一排。汽车颠簸中，她用挎包掩着握住了他的手。这太过分了。他没有反抗，只是用哀求的目光看了她一眼。他分不清她脸上的微笑是得意还是嘲弄。他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。她凭什么这样无所顾忌地折磨他？

灯亮了。到处都是暗影。小树象人一样立着，花坛一团黑色。京胡声从公园深处飘来，一个衰老的嗓子颤悠悠地吊上去，好象有人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大街上有电车嗡嗡开过去的声音，卖冰棍的在吆喝，声音有点儿惨。

周兆路长叹了一口气。他们谈了一会儿孩子，又没有话了。她爱人是钢铁学院的讲师，他从来没有听她谈过他。如果她和丈夫之间有什么不愉快，还是等她自己说吧。他不想问。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，她好象挺喜欢他，话题总往孩子

身上绕。

“小虹功课拔尖儿，可惜长得象他爸爸，一个小地包天。”

“聪明就好。”

“我见过你女儿，上次春游。好漂亮的小姑娘，脸盘真象你。”

“很娇气，我经常批评她。”

“批评？我们那位是打。孩子要没有一个好爸爸，全完了！”

“这个……不过……”

“过得不顺心，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，可是又没有眼泪，心都死了。”

“你还年轻。”

“都三十六了，年轻的日子全扔了，找不回来了……活得真没意思。”

“你很开朗。”

“假的，装的！”

“我不相信，你是个乐观的人。今天你既然约我来，我们就索性好好谈谈。我比你年长；作为关系融洽的同事，我……”

“别说！别说了……”

她打断他，显得有些冲动。灯光昏黑，她的脸看不大清，小巧的鼻子白得发灰，嘴巴是黑的。她的嘴也很小，象少女。他一点儿没有防备，手就被拉到那个浑圆的膝盖上，她低下头，把脸埋了上去。她的鼻子咯在他手心上，有点儿痒痒。

“我只希望你陪我坐一会儿，看着我。咱们谁也别装模作样。你是个男人，我是个女人，我喜欢你……这就够了。你不会拒绝我，我知道……”

“你的苦恼……也许我无法知道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求你别动，安静地呆一会儿。”

手心发潮，他拿不准是汗还是别的什么。他不敢动，大概也不愿动。他发觉不仅在她而且在自己身上有一种十分动人的东西，尽管彼此的动作有点儿僵硬。一切都很简单，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令人震惊。他以为自己简直就没办法应付，简直会发心脏病，结果却异常平静自然，自然得连想都不用想便伸出了另一只手。他抚摸了她的头发，手指滑下来，又抚摸了她的脖子。他以前注意过这个脖子。他嗓子发干。

“这样……不好……”

“怎样才好？你说。”

她很任性，也很温柔。她用嘴巴触他，沿着小臂触上来。他们都有成熟透了的嘴唇，它们本能地相互寻找，明知道对方在哪儿，却偏要迂回着凑过去，来一场心照不宣的偷袭和搏斗。他做得很认真，就象读一本好书，书很厚，第一页就吸引了他，他不想翻得太快。

草坪上有人穿过，走远了，又过去一些人，小路上是悄悄的脚步声。没有人打扰他们。他们没有年龄，没有身份，只有性别。这里是性别的乐园。周兆路陶然醉想，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和她，他会不会象条狗一样疯狂起来？别人处在他这个位置会怎么样？他觉得连夏夜的空气里都充满了理由，支持他去爱吻一个美丽的女人。

“真高兴，你呢？”她小声问。

“……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

“那就别说。”

“有点儿难受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心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有犯罪感么？”

“……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想到，我们象小孩子……请你原谅……”

她笑了，几颗牙齿闪亮，挨他更紧些。他们不再说什么，动作比语言更有意义也更明确。语言忧心忡忡，而动作令人快慰。他们很忙碌，或者只是他感到她很忙碌。他已经确认她不是苦恼的人。她太迫切、太饥渴，把刚刚冒出一些的浪漫冲淡了。但是，她鲜艳而丰满。他愿意响应她的每一个暗示。这双唇微启的嘴巴是一团美丽的花朵，柔润无比。他弄痛了自己的嘴唇。他有点疲乏了，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倚到他腿上，弄得他很别扭。他为自己对这个天真的肉体的迷恋感到惊奇。她好象过于大胆了。他把手缩回来，摸摸脑门。她立即觉察了什么，用手帕擦了擦他的脸。她从他怀里蹦出来，象小兔子一样灵活，然后站在小路上歪着脑袋打量他。灯光映出了她的轮廓，脸上身上布满了神秘的阴影。

“去喝点儿冷饮吧？”

“冷饮？”

周兆路顿时清醒过来。她挽住他胳膊。走出公园大门之

后，她恋恋不舍地松了手。他很满意，没有任何窘迫感。他一时找不到话说，想说的话和心情不大合拍。

走过长安街，在空中步道的铁架子北边找到一家冷饮店。他喝的是红果冰激凌，她要了一杯菠萝的。灯光刺眼，周围不少人在等座位。他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，他在她眼里看到淡淡的柔情。如果她是一眼陷阱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他即使一头栽下去，仍旧可以从容地爬上来，不留任何痕迹。人生在世免不了陷入尴尬境地，挺一挺也就过去了。不能羞涩，不能退却，更不能忘乎所以。但愿这小小的插曲能象来时一样飞速地离去，让他和她在彼此的沉默中悄悄欣赏。

九点钟，他们在路西的电车站分手。

“今天的事我有负任……”他措辞谨慎。

“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”

“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以后是否不用这种方式……”

“我知道该怎么做”

“……我对你了解得不够。当然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我真心想希望你幸福。”

“你有点儿不高兴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反正敢做敢当，没什么可发愁的。”

“你很天真。”

“你不怨我吧？我喜欢直来直去，想好了就做，做了绝不后悔。”

“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……”

“家不会毁灭，如果那么容易毁灭就太好了！别愁眉苦

脸的，谁也没有错。”

“车来了。”

“不要折磨自己，你还是你。”她跨上车后回头一笑，晃了晃小挎包：“星期一见！”

她的神态有点儿娇气。她的家在东四六条，不出半小时她就能和丈夫团聚，在那里她的这种媚态是不可想象的。她将带着另一个男人的气味走进家门。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他还是他，但他已不是今天早晨离开家门时的那个他了。几个小时以前他还是清白的，在感情上领略了新奇的体验之后，他已经变得卑鄙。如果他不认为自己卑鄙，这种卑鄙还存在么？卑鄙可以隐藏。

周兆路在街头徘徊，心头甜苦交加。他回味那些细节，比当时还要激动，他几乎认不出自己。他何以失态到这种地步？也许他骨子里早就积压了罪恶的快感，只是借她的手发泄一下罢了。稳重了半生的正人君子，到头来还是自己把自己给嘲弄了。

他回到三里河的家，在楼道里站了半天，迟迟不想敲门。他把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，撕碎扔进垃圾道的铁口。墙角里腾起许多蚊子，铁口里一股烂西红柿味儿。

我很苦恼，希望找个朋友谈谈。想到了你，也只有你！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，我提醒过你。现在我决定试试自己能干些什么，也许会让你吃惊。我自己不怕任何惩罚，包括你的拒绝。

他没有拒绝。她是她的同谋。但是直到此刻，纸条的内容以及由它引发的一切仍旧是不可思议的。他敲门，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那滑腻腻的白脖子。